

第一章 最受寵的公主

當今天下分三國，天佑、天啟、天陽，天啟與天陽關係緊張，而正在這時天啟國使臣團忽然來訪天佑。

天佑國宮殿輝煌，御書房周圍一隊威武侍衛認真巡邏，太監小心翼翼的推開御書房的門，腳步放輕但速度不減的走到師傅身旁。

路公公伺候在御前，瞧見小徒弟進來對自己點了一下頭，便微微頷首回應，隨後側了側身恭敬提醒，「陛下，公主到了。」

正處理奏摺的天佑帝筆尖不停，注意力仍在奏摺之上，只道了聲，「宣。」

片刻之後，有一女子踏著蓮步，帶著夏日的微風而至。

她一身金繡宮裝，新月眉芙蓉面，帶著淺淡的笑意，一雙澈灑眸微抬，嬌貴且矜傲，腰封上繫著的環佩隨著她的動作輕晃，舉手投足間優雅從容。

尊貴的公主單單是伺候妝髮的宮女便有十位，更別提宮內尚衣局裡，挑出十二位手藝精湛的宮女，專為公主一人製衣。

卿嘉公主謝芊為天佑帝原配所生，在繼位前天佑帝與原配夫妻恩愛，兩人唯有這一女，頗為寵愛，登基後雖多了幾位皇子公主，但這幾位被母族告誡過之後存在感極低，宮宴上也從未見過幾位皇子公主出席，天佑帝寵愛的唯有卿嘉公主一人。於是其他國家送來的珍寶、官員獻上的奇物皆送入了卿嘉公主的手裡。

「芊芊來了啊。」天佑帝似有所感的抬頭，瞧見來人之後笑咪咪讓人賜座。

謝芊含笑點頭，「父皇傳喚是為何事？」

天佑帝不緊不慢的擱筆，將奏摺放回去，「天啟使團明日到達，宮宴能否準備好？」

按照之前的安排，使團應是三日後才到達京城，如今卻足足早了三日。

謝芊微擰了眉，「宮宴早在一個月之前便已著手準備，尚能安排。」

天佑帝讚許的點了點頭，他敲敲桌繼續道：「使臣團來訪，三日後可要麻煩芊芊與陸陽將軍同去迎接。」

別國都是派皇子迎接他國使團，天佑帝指了她前去，是因眾人皆知天佑帝獨寵她，她的地位不比他國皇子低。

「是。」她盈盈福身，應下這差事。

天佑帝思索片刻後提醒道：「天啟五皇子的位置記得安排好。」

雖天佑帝繼位那幾年出過很多狀況，可天佑國底蘊豐厚，幾位將軍在戰場皆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存在，其他兩國不敢輕易踏足天佑的領地。

五年前，天啟國說是為了兩國邦交，突然送了這位五皇子過來當質子，以表誠意，最初他們警惕萬分，認為另有圖謀。

但這位五皇子被送來時，一露面他們便放下了疑心。

他身著華服，眸光沉沉氣勢逼人，舉手投足皆是皇家之風，可惜的是俊容蒼白，華服下腳步虛浮無力，天佑前來迎接的臣子覺得不對勁，趕緊召了太醫。

太醫看過之後搖了搖頭，說他手筋腳筋皆被挑斷，身上多處行刑留下的重傷，往後只能養著了。

後來這位質子一直在偏僻宮殿休養，甚少出現在人前。

謝芊微垂了眸，溫婉應下。

那位天啟五皇子……她偶然見過一面，處境似乎並不怎麼好。

那回是恰好撞見他被人推搡欺辱，那張英俊的面容上全是傷，她一時不忍，從轉角出來救下了他。

那日臉上帶著血跡的男人被她的宮人扶起，拍了拍衣服上的灰，那雙眸子晦暗不明的看著她說：「多謝公主。」

除了道謝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，若不是臉上的傷，她險些覺得被揍的該是對方才是。

或許是曾為天之驕子的驕傲使然？

謝芊有點走神，直到父皇的話聲再度響起。

「如此，宮宴之事便辛苦芊芊去盯著了。」

謝芊彎唇一笑，言語間很是親暱，「為父皇分憂一點也不辛苦。」

天佑帝目光柔和的看著她，含笑的揮揮手，將南邊獻上來的珍寶讓她先挑選，剩下的分下去給王侯重臣的女眷們。

三日後。

「皇上駕到——」

一聲聲傳報之下，宮女們呈上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餚，席間歌舞美酒，金樽玉筷，呈現的皆是大國之風。

天佑帝在眾臣彎腰行禮之中，轉身坐在最高處。

他面相和善，且人至中年，略有疲老之態，但居帝位多年，自有一股威嚴氣度，於高處輕輕一瞥，雖不怒仍舊令人心顫。

「卿嘉何在？」

「回陛下，卿嘉公主與天啟使臣同行，估摸著半刻鐘即到。」

天佑帝淡淡應了一聲，揮手讓回答的臣子坐下。

位列之下眾臣列位而坐，而天佑帝身邊、龍椅之下只餘右側留有一席位，眾人皆知那是卿嘉公主之位。

「天啟國使臣到——」

「卿嘉公主到——」

話落之後，有一行人緩緩步入眾人眼中，天啟國使臣皆身穿白袍，讓人不由得先看向了他們。

使臣之首名為關焦外，蓄著山羊鬍，他率人行禮，齊聲道：「見過天佑皇帝。」

他身後人數眾多，男女皆有，這回天啟使團來訪果然是有備而來。

「見過父皇。」謝芊聲音溫婉，險些被人多勢眾的使團掩蓋了下去。

天佑帝端著笑，領首道了句無須多禮，令眾使臣起身，而他抬眸先是看向了女兒，謝芊似有所感，輕輕抬了眸與天佑帝含笑的眼對上。

女子一身華貴宮裝，裙襬披帛皆繡金紋，走動間金紋若現，她生得貌美，明眸皓

齒，輕笑間顧盼生輝。

察覺到女兒眸中笑意，天佑帝彎了唇，「過來。」

謝芊彎了眸，對著使團眾人盈盈福身後，淡然自若的在父皇身旁坐下，證實了天佑帝甚寵公主之傳言並不作假。

「公主華貴無雙，今日能得公主親自迎接，是臣等之幸。」關焦外極有眼力的誇讚了卿嘉公主一番。

天佑帝溫文一笑，「這位便是天啟赫赫有名的關大人？」

關焦外拱手又行一禮，笑著謙虛道：「臣不敢當。」

天佑帝哈哈一笑，將天啟國奉上的禮收了之後才道：「此行路途遙遠，使臣們辛苦，朕特地設了此宴為眾位接風洗塵。」

「多謝天佑皇帝。」

宮殿左側特地為他們留了大片的位置，使臣們行禮之後浩浩蕩蕩的落坐，然而落坐之後，關焦外瞧見了一個熟悉的人。

那人恰好坐在他身旁，一身素袍面色微白，身無飾物，墨髮玉冠，全靠了那副俊朗模樣才教他不顯寒酸。

身姿挺拔的男人與關焦外目光相撞之後忍不住嗤笑一聲，旋即端了酒杯朝對方舉了舉，明明臉上帶著笑，但語氣出奇的森冷，「好久不見，關大人。」

關焦外愣了片刻，還未曾說話，他身後的屬下倒是先開了口。

「喲，確實許久未見啊，這位不是從前天資過人的五皇子嗎。」

「不可無禮！」關焦外低聲呵斥了一聲，隨後目光複雜的看著裴元景，「還請五皇子恕罪，冒犯了五皇子是臣未能管教好屬下。」

雖然將他挑斷手腳筋重刑之後送至天佑國，可這位在故國時太過惹眼，以至於五年後那幾位依舊不放心。

關焦外想到此行的任務，眸光一暗，面上卻是掛起了關切的神色，「五皇子在天佑待得可好？皇上一直念著您，天啟一定會接您回去的。」

這話說得甚假，皇上念著是真，但是萬分不願接他回去，甚至希望他死在天佑國才好。

裴元景挑了眉，唇邊淡掛著一抹笑，「真當如此想接我回去？不怕我再次將刀掛在他脖子上？」

關焦外的鬍子一抖，一時間愣住不知該如何接他過於直接的話。

他的屬下聞言不屑一笑，「五皇子還是老老實實當質子吧，天佑國可不會輕易放您離開。」

他說著還上下打量一眼裴元景的穿著打扮，滿臉鄙薄，看裴元景如今寒酸的模樣，在天佑國肯定過得不好。

被人陰陽怪氣諷刺了幾句裴元景也不惱，只是那目光涼涼在他們身上轉了一圈，噙著笑好似並未在意。

關焦外看著對方沉沉的眸光，一時之間心裡竟有些不安。

與此同時，高坐首位的天佑帝見女兒一直看著某個方向，跟著側眸看去詢問道：

「芊芊在看何人？」

謝芊聽見父皇的聲音，回過神來輕笑著搖頭，「看起來天啟國那位質子和使臣的關係似乎並不融洽。」

她本無意觀察，但宮宴上忽然多出來一個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的面孔，且那人容顏絕世，素衣也掩不住他渾身的貴氣，自然就吸引了她的目光。

「不融洽才好。」天佑帝淡淡一笑，眸色稍暗，異樣一瞬即逝。

謝芊愣了一下，旋即理解了父皇的想法，盈盈一笑，「天佑富強，雖對方被故國放棄，我們也該以禮相待不是嗎？」

金碧輝煌的宮宴上，眾人皆著華服，唯有他樸素到顯眼，要是不知情的人認為天佑苛待了別國質子可如何是好？

興許是來自上位的目光不掩，裴元景執杯的手一頓，緩緩抬眸，恰好瞧見了她眉心微蹙的樣子。

兩人眸光相觸，如落葉入水，水面泛起漣漪。

謝芊一怔，微蹙著的眉頭鬆開，輕彎了眸落落大方對他笑了一下。

這場為使臣團接風洗塵的宮宴旋即過半，場面依舊維持著一時的風平浪靜。

笙歌曼舞之後，天啟國使臣帶來的舞姬嫵媚的扭動腰肢，一顰一笑皆勾人，關焦外道欲將其獻予天佑帝。

天佑帝稍一挑眸，面上笑意不減，卻是看著謝芊道：「卿嘉那可還缺人？」

此言一出，殿內一時間靜了下來。

本欲將舞姬獻予皇帝，可對方輕飄飄一句話，舞姬就從皇帝的女人變成了公主的僕人，任誰都接受不了這落差。

舞姬的臉色一時間有些慘白，纖細的身子搖搖欲墜。

關焦外卻依舊帶著笑，拱了拱手對謝芊行禮，「被公主收入宮中也是一種福氣。」

只是一個舞姬罷了，雖然天佑帝的做法確實令人惱怒，可他們這回有備而來，一定能找回面子，再說，公主的宮殿不也在皇宮內嗎。

關焦外目光暗了下去，依舊恭敬的彎著腰等著天佑帝安排舞姬的最終去處。

謝芊思慮片刻，在天佑帝的暗示下含笑應了。

最終，嫵媚舞姬被迫成了卿嘉公主的宮女。

然而沒過一會兒，關焦外身後又有一人起身，那人衣袍之下肌肉鼓起，十分健壯，關焦外適時介紹道：「這位是天啟國有名的劍師，劍術非凡，此行盼著能為天啟國君獻上一段劍術。」

天佑帝樂呵呵的笑了笑，抬手，「准了。」

劍師跨步而上，一身氣度不凡，劍術也確實超群。

結束之後，劍師歸位，關焦外忍不住暗笑。

看吧，我天啟有這樣一位不凡的劍師，豈是天佑國能比的。

「天啟國人才濟濟，想必遍地都是可用之才，天啟國君有福了。」天佑帝瞇了瞇眼，毫不在意的說著。

關焦外維持著矜持謙虛的笑，「貴國地廣且富饒，該是我天啟羨慕貴國才是。」兩人你來我往幾回之後，忽然列位之下有一臣子出了聲。

「那天啟五皇子可會劍術？」

一句話將宮宴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了裴元景身上。

安靜得宛如在陰影之下的男人微挑了眉，淡淡的向出聲的臣子看去，那雙眸子沉沉，一眼黑眸無際，讓人看不清情緒。

眾所周知，他被送來天佑時武功盡廢，如今休養了五年依舊面色蒼白，瞧過去便是體虛之人。

這無疑是在給裴元景難堪，天啟國使臣團成員同時變了臉色。

裴元景再不濟也頂著天啟五皇子的身份，天佑國的大臣這般嘲諷天啟國，實在是令人氣憤，最一開始就諷刺裴元景的使者更是嫌棄的看了一眼裴元景。

殿內一時之間安靜下來，等著看裴元景怎麼答話。

眾人目光下的裴元景淡淡的掀起了眸，似笑非笑的看向出聲之人，「會與不會又如何，可要本皇子上去展示一番？」

即便朝廷和皇帝要放棄五皇子，可再怎麼樣五皇子都是以維護兩國邦交的名義被送來天佑國，代表著天啟，天佑國如此給他難堪，就等於給他們天啟難堪，自己可不能忍氣吞聲，叫人小覬了他們。

關焦外思及此，主動替裴元景回答，「從前五皇子的劍術一流。」只是如今不能比較。

所有人都知道他未說出口的後半句話。

裴元景垂了眸，掩下唇角那抹嘲諷的笑。

旁人見他如此，都只當他落寞，可殿內高高在上的兩人卻看得一清二楚。

謝芊眸光微動，若有所思看了眼那俊朗的人，接著與父皇對視一眼後，輕笑著開口，「是本宮準備的宮宴不夠好還是歌舞不夠精彩，各位何必執著於一段劍術。」她的面子眾人是要給的，紛紛笑道：「公主說的是。」

她笑著招了招手，歌舞司的歌姬舞姬一同上場，歌聲動人舞姿曼妙，宮宴繼續。

次日，質子所住的漱玉宮，幾位宮人捧著華服玉冠等貴物珍品魚貫而入。

裴元景依舊穿著簡單的素色衣袍，一眼未看端來的錦緞華服。

他身旁的小太監小喜子見狀將東西接過，對著幾位宮人笑了笑，「東西收下了，替我家殿下謝謝皇上與公主。」

幾位宮人話不多，行禮之後便退下了。

主僕倆對送來的東西並不上心，可外殿的那些末等宮人們卻炸開了鍋。

誰不知裴元景被故國放棄，天佑好吃好喝的供著，等他的傷好了之後雖任由他在宮內休養，卻也沒有多加關注，連帶著他宮殿的宮人們都抱怨不能晉升沒有打賞。可他昨日去了一趟宮宴之後，今日便有東西送進來，該不會是轉運了吧？

漱玉宮的宮人們有了盼頭，連打掃都有了幹勁。

另一邊，謝芊一直忙碌到了傍晚才能夠歇息。

昨日宮宴結束，謝芊吩咐人收拾乾淨，但其中出了些小問題，解決完便到了這個時辰，她感覺有些餓了，晚膳便多吃了些，然後散步消食。

一身華服的她走在前面，偶爾停下來看花看夕陽，身旁兩個大宮女隨身伺候著，再身後還跟著五六個小宮女。

忽然，視線中多了一抹雪白，謝芊凝眸看去這才發覺是隻雪白的小貓跑進了花園，貓兒小小的一隻，癱在前方不遠處的花叢中，毛色雪白蓬鬆，正晃著尾巴舔著爪子。

「安靜。」她回了眸交代著，纖細的食指抵在紅唇之上，多了幾分興致。

「公主小心。」大宮女荷語不放心的提醒了一句。

謝芊勾著紅唇點頭，宮女們迅速放輕了腳步，屏息凝神的看著主子慢慢靠近小貓。

「喵！」

華服上的金絲線反射一抹微光，讓貓兒察覺了，喵的一聲跑掉。

謝芊停在原地，眸中劃過一絲懊惱。

她沒靠近兩步小貓便一溜煙跑了，警惕性太高了些。

不過，宮裡何時有了隻如此漂亮的貓兒？也不知是誰養的。

謝芊有些可惜的輕歎一聲，正準備帶著人回去，沒想到忽然有談話聲入耳。

「你說為什麼咱們要伺候這麼一位主子，賞賜沒有，別人的月銀都是咱們的好幾倍，偶爾這位發病又要咱們三番兩次去求太醫。」

「是啊，最近新來的太醫少，都沒人願意給主子看病了……」

「但是今日主子收到了賞賜，也不知今後能否過得好些。」

「再好也只是質子，天佑能讓他有吃有喝便是仁慈，咱們還是攢攢銀子，走門路調去別的宮殿吧。」

謝芊一行人無聲站在不遠處，聽著宮女不斷歎氣的說著話。

聽著像是伺候天啟國質子的宮人，從這些宮人言語之中毫無敬意，還有透露出來的消息來看，天啟國質子的處境竟是比她以為的淒慘？

謝芊想著皺了皺眉，後宮她掌權多年，對於質子那邊從未苛待過，為什麼會如此？每個宮殿宮人的月銀相差不大，根本不存在幾倍的說法，難不成有人在她眼皮子底下剝扣他？

謝芊悠哉悠哉的來，然後含著怒氣離開。

而不遠處假山後，有人忽然捏住白貓的軟肉，一把將小貓提到懷裡。

小貓聞到熟悉的氣味，懶洋洋的在他懷裡趴下來。

「你這小東西倒是幫了個大忙。」

男人一身素色衣袍，撫著懷中的貓兒看著她離開的方向意味不明的笑。

天啟使團在宮宴上三番兩次想要壓天佑一頭，於是宮宴之後經過天佑帝的授意，大臣們友好的帶著使臣們參觀京城，一邊介紹京城，一邊自謙式炫耀天佑百姓過

得有多好。

使臣們當然聽出來他們的意思，紛紛腹誹著，誰不知天佑傳承幾百年，百姓們不受顛沛流離之苦，自然有功夫去研究怎麼樣才能過得更好。

不過不滿歸不滿，使臣們臉上仍帶著不失禮的笑附和，最後自然也要替自己的國家說話，「天啟的百姓過得也不錯。」

兩國雖然沒有大戰，可總是互相試探，也有零星小衝突，這次天啟來訪看似友好，但總讓人無法全盤信任，揣測對方到底抱著什麼目的而來。

京城裡雙方暗潮湧動，皇宮內公主又去了一趟御書房。

天佑帝正思索著天啟的目的，聽見路公公通傳訝異的從奏摺中抬起頭。

「宣。」

謝芊步子緩緩走近，盈盈行禮，「兒臣參見父皇。」

天佑帝頷首笑著，他身後的小太監很有眼色的抬上了椅子。

「芊芊來所為何事？」

為使臣接風洗塵的宮宴剛結束，近來似乎沒有什麼大事需要商量。

謝芊坐下後微抿了唇，凝思片刻之後才開了口，「父皇，過幾日便是謝詢生辰。」她話落之後，御書房內安靜了片刻。

謝詢乃是天佑帝繼位後所出，過幾日便是他七歲生辰。

自從皇后去世之後，後宮妃嬪盡數被遣回娘家，幾位皇子公主們的母親都選擇了讓他們留在宮中。

畢竟是自己的子女，天佑帝並未置之不理，但也僅僅只是派人照顧，對於他們的關懷完全不能跟對謝芊比，甚至可以說一丁點也無。

幾位皇子公主們自小便知曉一切，知道自己的母親走時沒有帶走自己，知道父皇不是很喜歡他們，早慧些的懂事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知道不去父皇和姊姊的面前惹人煩，謝詢便是如此。

天佑帝先是看了眼她，見她面色平靜，這才沉吟著道：「是朕忘記了。」

很明顯，他對謝詢沒有上心才會忘得如此乾淨。

從前謝芊年幼時也怨過父皇，也討厭這些異母弟妹，但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她看著弟弟妹妹們過得有多麼小心翼翼，卻感到無奈。

那些事發生的時候他們都尚在襁褓之中，他們懂什麼呢，何必要他們來承受他們的怨？

謝芊收了那些複雜的心思，平心靜氣的繼續道：「恰好天啟使臣來訪，這生辰可要宴請？」

天佑帝聞言皺緊了眉，他知曉自己對其餘的孩子來說不是一個好的父親，但他也沒有要彌補的意思，他的愛都給了皇后和芊芊，別人他一點也不想分。

那幾個孩子甚少出現在眾人眼前，若真為謝詢辦一場生辰宴，恐怕有心人又要傳謠言他要立太子。

天佑帝沉著眸搖頭，「如往年一樣。」

他不願意讓芊芊受半點委屈，特別是失去了皇后之後，他所在乎的只有女兒了。

謝芊抿著唇看著他，眸光流轉，有些欲言又止的樣子，但她終究沒說，點了頭便端了茶飲下。

「芊芊還有什麼事？」天佑帝自然看出女兒有話要說，滿眼溫和的問。

謝芊沉吟著放下茶杯，一雙眸子微抬，淡笑的看著天佑帝，「謝詢外祖家女眷今日給兒臣遞了牌子，他們欲要進宮陪謝詢過生辰。」

她倒不是覺得弟弟妹妹們不能跟自己的外祖家有聯繫，而是謝詢往年生辰未見他們要求進宮，平日也未曾見他們進宮看過孩子幾眼，怎的這回突然開始關心？

她擔心那些人另有圖謀，可她不便隨意決定，這才藉著是否要籌辦生辰宴的事情來試探父皇的態度。

天佑帝沉了眸，「朕派人問問他的意思。」

知道父皇指的是謝詢，謝芊應聲。

心事放下之後，看著父皇桌面的一堆奏摺，她忍不住溫柔道：「父皇多休息，身體要緊。」

天佑帝淡笑著點頭，對女兒的關心很是受用。

謝芊只又坐了一小會便走了，天佑帝太忙了，她擔心逗留太久，會占用太多批奏摺的時間，讓天佑帝得推遲休息的時間。

早些時候謝芊見了謝詢的外祖母一面，現在從御書房離開便已至晚膳的時辰了。

父皇這陣子都在為使團的到來與天啟國的目的而費神，儘管吩咐大臣帶著使團參觀京城，可還是有很多奏摺從下傳上來，父皇的面前日日堆著數不清的奏摺。

應該提醒父皇用膳的……今日談話時，她見父皇又多了幾根白髮，許就是操勞疲憊而致。

穿著金繡衣裙，頭戴寶玉簪的謝芊走著神向自己的宮殿而去，有人到了眼前都未察覺，直到她微垂的眸中忽然多了抹素色。

謝芊剛抬起頭便聽見一道低沉的聲音——

「見過卿嘉公主。」

那聲音平靜得像是不帶一絲情緒，有些微的熟悉。

在看見那張面無表情的俊容時，謝芊了然的笑了一下。

原來是裴元景，明明都給他送了華衣，可他依舊穿著從前那些素衣。

謝芊微微點頭，不經意地看見了他衣袍上的破損與臉上的擦傷，明顯是被人打了。

她再次皺起了眉，激灑動人的眸沉了下去。

上回聽見他宮殿之事後，她特地讓人去查，果然抓了個偷挪銀子的太監。

她以為抓了人之後他會過得好些，沒想到一見面他卻又是有些狼狽的樣子……她知道有人欺侮他，她重罰了那個貪汙的太監也是要殺雞儆猴，怎麼？結果那些人還是不怕？

她與父皇都未對他冷臉，那些人是怎麼敢無視他們屢次欺辱他的？上回那些傢伙跑得快她未看清，派人去查也無所獲，這回也不知能查到些什麼。

興許是她的目光停在他身上太久，裴元景心微動，不經意抬眸卻瞧見落日餘暉下，那雙激灑眸中閃過的疑惑與惱火。

倒是沒有上回瞧見他的貓時那樣活潑……裴元景收斂心神，頷首之際似隨口道：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」

這話像是在為他臉上顯而易見的傷作解釋。

謝芊盯著他片刻，笑道：「殿下走路還是專心些才是。」

她總得照顧著些男子的自尊心，這位曾經也是受天啟國君寵愛的皇子。

那雙動人的眸子微彎，絲毫不掩其中淺淡的笑。

裴元景看著她，低低的嗯了一聲。

兩人偶然相遇，點頭交談兩句，又錯身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，他不知錯身而過之後她眸中笑意盡褪；她也不知他眸色暗沉，悄無聲息勾起的那一抹笑。

Crescent